

觀天籟

——
传统文化与民族音乐论稿

于江山
◎著



红旗出版社

觀天籟

——
传统文化与民族音乐论稿

于江山
◎著



紅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观天籁：传统文化与民族音乐论稿/于江山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051-1614-6

I. 观... II. 于... III. 民族音乐—中国—文集

IV. J6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078682 号

书 名 观天籁：传统文化与民族音乐论稿

著 者 于江山

责任编辑 晨 野

责任校对 乔 雪

封面设计 谭 刚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沙滩北街 2 号

邮 编 100727

E - mail hqchs@publica.bj.cninfo.net

编 辑 部 64037144

发 行 部 64037154

印 刷 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186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51-1614-6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让音乐安顿人类的灵魂

好似被强烈的宗教般的情绪所裹挟，对音乐我一直怀着先天的崇拜。乐谱上每一个音符的跳动在我心目中都是生命的燃烧，都是人间的圣美。也曾憧憬着以音乐作为我的终生职业，但半世生涯始终徘徊在音乐殿堂之外，终于未得其门而入，到头来只能算一个音乐的业余爱好者。

这就是我。

我本来无资格对音乐说三道四，但耐不住心痒，总喜欢站在音乐江湖的岸边上，看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总是对音乐特别是民族音乐怀着一种复杂的牵念，牵念着她的沉浮和荣辱。其间不止一次地被音乐感动，也不止一次地提笔为文，那是心之所致情不自禁的肺腑之言，很不“专业”，但朋友们没人哂笑，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不折不扣的“心之声”。

原本也无意出版一本集子，只是随着《中华太和养生音乐》问世后，带来的社会影响比较大，咨询、商榷不断，加之大型民族交响组曲《观天籟》的创作中有不少创新元素需要进行源本的交待和阐释。这样，作为这两部作品的始作俑者和主创人员，只能由我充当“新闻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两部显然是旨在赓续文明血脉的音乐作品，未必“入时”，后现代先锋战士会不屑一顾地嗤笑我是“骸骨的迷恋”，冬烘元老则会从经典中抬起头来，用长长的指甲指出我的僭越或“不合学

术规范”。如果这两方面的板砖都无情地拍来，那最合适的靶子又无疑还是我。

为了心爱的音乐，做点牺牲也值。

唯一值得庆喜的是，借着《观天籁》的出版，我实现了一个埋藏在心底几十年的心愿，那就是：我愿将这本书献给我曾经的也是我终生的恩师：唐道庄先生。感谢他为我进行的音乐启蒙，感谢他为我开门，感谢他为我引路，感谢他将我领进广袤的音乐天地。

如果没有先生为我奠基，我根本无法拾阶而上。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唐道庄先生就在山东淄博师范学校任音乐课教师。唐先生是淄博市为数不多的音乐教育启蒙者和践行者。这位造诣深邃的音乐教育家一生都在做着启蒙、普及、对于他来说极其简单的教学和极其单调的训练，他把自己非凡的才华都化作了耐心。那时淄博师范学生文工团的团员大部分是从农村考上来的学生，对音乐的接触少得可怜，许多同学上完了初中连脚踏风琴都没见过，至于音乐水平，至多比乐盲好了一点点。少数水平高的同学大概也只能达到田间地头的水平和呕哑嘲晰的动静。但就是这样一帮学生却让唐道庄先生集合到一起，组成了乐队、演唱队和舞蹈队，一年多的时间，淄博师范文工团便能像模像样地推出一场演出，在全市得到普遍的好评。现在看来演出水平一般，但当时却名声在外，很是为学校争了光彩，也为高校和文团艺体输送了不少人才。虽不能把这些功劳都归在一个人身上，但作为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为一个地区的城乡音乐事业付出了青春和心血，我想，这座城市应该感谢他。确实，在淄博市教师队伍和文艺队伍中，好几代人都受过唐道庄先生的教诲和指导。一个人的能量和影响到底有多大，一个人的敬业和献身精神有多高，谁又能计算得出来！

音乐不是科学技术，高潮退去后是不会后浪推前浪的。例如眼下的初中生都可以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牛顿的成果，但他们丝毫不把自己当成科学巨人或天才。但音乐界“三B”（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和莫扎特之

后的今天，不仅全世界也难寻与他们等高的初中生群体，而且连“三B”和莫扎特二世三世也还未出生。

像哲学、文学一样，音乐的命题和高度是永恒的。许多“古董”级的人物是老而不朽，内蕴深藏，有着绵绵不断的底气。

虽然对音乐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但音乐无“教”，我也不是教徒，我又不幸没生在列宁时代，无法凭借《国际歌》的旋律在全世界找到同志和战友。但在我的生活中，只要一接触音乐，唐道庄先生便涌上我的心头。我对先生是师恩难忘，我真希望先生在拿到这本《观天籁》时，像四十年前拿到学生的考卷一样，他可以在上面批批改改，最后给我打一个分数。我内心的期望值是3分——那时我们实行五记分，3分是及格线。但先生那时实行得是双重标准，对于一般学生，只要完成了大纲规定的任务，他一般都给予高分。但是对我这样的“音乐爱好者”却决不留情，上弹琴课他要求同学们弹八度伴奏，要求我弹和弦，同学们弹C、D、F、G、Bb五个调，要求我弹十二个调。他长期把我放在乐队弦乐组最后一排，以压制我躁动的心态，磨砺我的心气。我有时激动起来，节奏催了一下，他马上投来严厉的目光。这一切我至今“耿耿于怀”。

后来我渐渐想明白了。其实先生的内心是高贵的，一颗长期浸淫在音乐氛围内的心灵自然养成的艺术型高贵。我不知道先生的师承，但我发现先生对音乐艺术的执着不时表现出欧陆式的严格，欧陆式的严格常常与不妥协的高贵气质联系在一起，交织成音乐世界的肃穆和高傲。因为这些原因，先生在学生的选才、训练方面才如此刻板、一丝不苟。态度或许可以和蔼，但内心对艺术毫不妥协。

但是先生身为老师，面对着一帮青春期的孩子，他不得不宽容。他知道这批学生将来都是小学老师，他清楚小学阶段音乐课的任务，他知道音乐需要才具，更知道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天才。所以他只能服从世情，收敛起音乐的锋芒，代之以对现状的认可。

有时我也想或许先生的内心是苦闷的，是心理诉求与社会角色的矛盾

带来的苦闷，长期的苦闷会酿成麻木，而麻木在那时可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这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是无力自拔的。长期的苦闷还会酿成麻木，而麻木有时是幸福的。长期的苦闷也会促使人找到新的心理平衡点，在新的平衡点上也是幸福的。不管怎么样，先生的今天是幸福的。对于我来说，20世纪60年代在先生膝下承教的岁月是幸福的，至今令我心驰神往。

写到这里思绪又自然回到那些在唐道庄先生身边的岁月，那秋月下的舞蹈和春风里的琴声。琴声不断，让琴声给先生送去我永远的祝福。

本书的文章分三辑，有些是首次发表。三辑的内容大体如下：

第一辑《观天籁》，收录了与《中华太和养生音乐》有关的文章。

2007年暑假之前，我与沈阳音乐学院吕常伟教授对《中华太和养生音乐》做最后的定稿，又经过几个月愉快的合作，我们很快完成了录制和出版，并很兴奋地沉浸在创作后的喜悦中。

原本是为养生而谱写的音乐，但是在创作进入完成状态时却无意中触摸到了音乐和人类生命意识的交合元点，那神秘的律动把我带进梦幻仙境，流淌的旋律蜿蜒涌出，仿佛开启了音乐的魔瓶，灵感如海思维如天，海天缠绵以至无穷无尽，个体生命意识几乎无障碍的得到酣畅淋漓的宣泄。几天后，当音乐完成时，我已经同时经历了精神洗礼。我力图对民族音乐及其发展进行一些理性的思索和审视，这个过程——哲学上习惯称之为“过程”——就是此后被我命名的“观天籁”。既然进入了哲学天地，那么“观”就成为可能。佛家说能观世音，难道我们不能观天籁。何况我们早就惋惜在现代化环境中人类感知器官的退化，正好乘着《中华太和养生乐》的翅膀，复甦一下人类的感官功能，引导人类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天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最高级的和谐——太和。

天籁能观，原来聪明无二用，
太和有象，可见人天本同源。

“观天籁”是窗口，“寻根籁”是途径，“和万籁”方是目的。通过“观、寻、和”，我们不仅能提升人类的文化生态，而且能激活中华文明已经很孱弱的传承。这后一点是我非常看重的，并愿为她投入毕生的精力。

《观天籁》这组文章在形式上很不整齐，但正是这组文章唤起了我的热情和自信。几十年在音乐的边缘上徘徊，这次终于大胆地试了音乐之水，并且一下子把音乐拖进了中华文明的心理理念框架中，与阴阳五行等这些奄奄一息的血脉融化在一起，这对我而言是一份双重的充实和快乐。跨界研究的结果是开启了一片全新的山野，这片山野恰恰是民族文化的重镇，这使我看到了民族音乐不应只有曾经的汉唐气象，更应该有像当初红色经典那样磅礴的今天。所以我想通过“观天籁”而“寻根籁”，最终达到“和万籁”，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路径。

第二辑《回望经典》贯穿着我个人对民族音乐艺术的评价。做这些评价一方面出于个人爱好，另一方面也力图客观地回望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这一段历史都不容遗忘，尤其不能割裂，我不愿看到我们的民族音乐并不衰老而十分苍凉的背影，我应该为她的回归和复甦擂响战鼓吹起号角。

我生在北方，是在北方的音乐天地间长大的。我一直认为以陕北为中心的广大地域版图是中华民族音乐发源和流播的圣地。从音乐地图上看，陕北的南面是秦腔，是百戏之母；东面和东北是开花调、二人台、山曲；北面是爬山调、蒙汉调；西边是开遍西北的花儿；而陕北本地却是一年到头连绵不绝的信天游。其曲种的密集和音乐的吞吐能力如此惊人，在世界各民族中确实罕见，所以我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信天而游》。一方面为信天游点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民族音乐的传播影响祈求一个天一样的空间，当然也为了不拘束自己的文思，想信马游缰地把心里的话倾诉出来。限于时间，我没有把花儿、爬山调、开花调等摄入笔下，留下的遗憾

只能俟后弥补，总之陕北情节是断不了的。

《回望经典》中的另两部分内容大体以时间划分：“文革”前的新歌剧和“文革”中的京剧现代戏。

我一直认为，新歌剧和现代戏代表了民族音乐发展的正确路径和最高成就，浸透了几代人辛勤的汗水和心血。这是一批中华文化的经典，是完全可以与西方音乐并肩的作品。我们不能让暧昧的历史把她们遗弃，也不能仅仅拿她们做偶尔的点缀。能否从艺术的本体出发认真地回望并与时俱进地将红色经典的接力棒传下去，这是今天音乐界面临的严肃命题。

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对红色经典说三道四的资格，红色经典是民族音乐的高山，在高山面前，无知者并不光荣，无视者定难脱偏见。

第三辑《副旋律 正流行》是我心目中的三十年音乐发展史。我的思绪从《祝酒歌》一路走下来，沿途对音乐风景流连徘徊，有时兴奋有时慵懒，更有时则是无奈。说心里话我对目前音乐界现状并不乐观，在我眼里这是一个有音响少音乐的时代。所以我把这一辑开篇的文章叫做《副旋律正流行》绝不是轻飘飘的文字游戏，而是我个人对这个音乐时代的正式宣判。

个人的宣判只是一种态度，丝毫无损于音乐时代的一根毫毛。但通过宣判却寄托了我的思考，寄托了我对时代的同情。确实，目前已进入了一个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昌明的时代，对于音乐发展的清规戒律和人为约范已统统不存在了。但是令我至今不能理解的悖论现象却是：失去锁链能给音乐带来极大的自由，但过度的自由却对音乐产生了致命的伤害；目前音乐界的现状是自由而失重，膨胀而空虚，看起来群星闪耀；实际上是四大皆空；当华丽的包装掩盖了音乐的本质和内容，当声光电炫的科学技术代替了艺术；当分贝和节奏淹没了旋律时，人们会问，这还能算是音乐吗！

说老实话，把它们称为“副旋律”，委实是我的宽容。

虽然对现状不满，但我对民族音乐的发展却从未失去信心，这一点从我对“风格”的理论探究中不难看出。音乐固然不能如科学技术那样一代胜过一代，但前贤的成功足以能为后人奠基道路，我对目前活跃在第一线的音乐人群体寄予厚望，不仅是看到了他（她）们的学业背景和潜质，尤其庆幸他（她）们生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在历述这三十年的音乐发展时，我尝试着用了一种新的叙事，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史论互参，以人为证”。即用歌唱家的歌声和折射出的时代精神作为音乐发展的拐点和里程碑。这样写音乐史既绕开了学术的生涩，又避免了面面俱到的对人物和曲目的罗列，在鲜活的形象背后读者不难读出历史和时代的情绪，从而引发对音乐发展命题的反思，我对自己的这种创新不无得意。唯一遗憾的是，为了弥补我的力有不逮，我只选了几位有代表性的女歌唱家。因为优秀的男歌唱家阵容过于壮盛，我无法在一本小书内将衷肠诉尽，所以对男歌唱家阵容的艺术认识和理性探索留待来日，我以为他们是撑起音乐天地的砥柱中流。

我对音乐的热爱与沉湎分为两个年龄段，以三十岁为界。三十岁以前痴迷于技术技巧，三十岁以后则大多是艺术欣赏和文化沉思。也可以说三十岁以前是钻进去了，三十岁以后又从里面钻了出来。这两个阶段由于扮演的角色不同，收获自然也不一样，前者是让生命投入音乐，是生命的燃烧，后者是请音乐参与生命，是人生意义的升华。文字表述虽不一样，但决不代表谁高谁下。二者都是我生命的体验，是我感受生活、表达自己的重要方式。直到现在“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事也会偶而为之，我丝毫不把这当幼稚，而是欣喜于自己生命张力的幅度。我感谢音乐为我之生涯谱写的华彩，也感谢音乐让我的心态永远年轻，音乐伴随着我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沉浮逆顺，是音乐组成了我生命的年轮。

人一旦与音乐结缘，他的生命刹那间便增加了宽度，生命的宽度是一种文化生态，是生命质量和人生品位的唯一展示。

人生是有限的，音乐是永恒的，能以有限融入永恒，是人世不可多得的幸运。

人们啊，爱音乐吧，只要爱，就不会失望。

因为音乐能安顿人类的灵魂。

CONTENTS

目录

序：让音乐安顿人类的灵魂	001
第一辑 观天籟	001
寻“根籟”：音乐的前世	002
观天籟：《中华太和养生乐》诞生始末	014
中华太和养生音乐	033
（一）解说	033
（二）解读	037
（三）印象畅想	041
和万籟：《中华太和养生乐》三人谈	045
第二辑 回望经典	067
红色经典的沉与浮	068
信天而游	076
新歌剧的背影	090
（一）时代的足音	090
（二）音乐园地里的“国花”	094
古树新蕾	101
古韵新声	122
第三辑 副旋律 正流行	133
副旋律 正流行	134
喜泪迸飞的《祝酒歌》	143
李谷一是一个时代	148
失去锁链以后	154
（上）绿岛吹来歌如风	155
（中）跌跌撞撞的摇滚	166
（下）音乐走进了“春秋战国”	178
厚望谭晶	193
跋：让音乐回归音乐	203

第一辑

观天籙

观天籙，察世风世情接天拔地；

寻“根籙”，承民族元气接文化地气教育化成；

和万籙，通古今中外之变谋天人道术合一祈和谐世界愿景。

天籙能观，可见聪明无二用

太和有象，原本人天是同源

——题记

寻“根籟”：音乐的前世

我站在中华文明的入海口，蓦然回首，决意做一次漫漫的音乐溯源。有此夙愿久矣，今日方得成行。

我知道我的溯源之行不是孑孓蹒跚的文化孤旅，因为我始终沉浸在千千万万的善意期待中。

我同时知道凭一人之力难以走完这浩漫的长路。但我可以站在音乐江河的某一个拐点，饱览山川牧野，仰则采纳长天浩气，俯则捧饮甘冽清泉。然后收拾起我怡然的心情，继续向心中的目标走去。

终于走进了巫文化时代。

我知道再往前就是蒙昧的禁区，无论如何也难以踏进了。索性沉下心来，在巫文化苑地里流连徘徊。

已经上溯到很远很远了，因为在我看来，巫文化就处在文明的源头。

根据学界公认的观点，人类文明的产生有四大标志。这四大标志分别是：一必须有城市存在，而不是只有聚居的村落；二必须有文字；三必须有仪式性建筑；四必须有冶金术或产品。

可以想见，在上述四大标志都具备之后的文明成型之初，无论是仪式的举行，城市的威权还是文字的记载传承，这一切都离不开文化的运转，而这个时代握有文化权力的便是巫。女巫男觋一起构成了一个社会阶层，这个阶层就是人类原初文明的播火者，他们承担了人类祖先生存和发展的大部分文化使命。

归纳起来，巫觋文化使命有二：一是天下大事，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具体内容。

天下最大的事是什么呢？我们的先祖认为：天下最大的事在祀在戎。

祀是祭祀，祭天地鬼神祖先，这当然是大事。

戎是军事，保卫自己和制胜敌人，当然也是大事。

巧合的是，这些天下大事都离不开音乐。军队出征要用音乐来预测胜负成败，以此决定这一仗打不打。具体的办法是由指挥官随机抽出一名战斗力很强的士兵，让他吼出一个音，然后乐官马上测出这个音的音高，再用宫、商、角、徵、羽五音来对应。

如果是羽音或角音，则可以出征，因为“羽如鸣马在野”，是驰骋得胜之兆，“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也利于出征。如果是宫、徵、商就不吉利，不利于征战，这是音乐在军事上的作用。至于音乐在祭祀仪式中的地位自不必说，因为音乐是仪式的主要内容。

那么人类生存发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这一点古今中外都大同小异，那就是“衣、食、住、行、教育、看病”，这六项具体民生都离不开巫覡，特别是看病。医这个字在古代写作“醫”，一看便知这是巫覡的职业。据记载古代的醫看病，主要方法是语言、音乐和咒语，称为祝由，在清朝以前的中医科别中一直保持着祝由科。

除开语言和咒语不说，单讲音乐，古代的医早就发现了音乐中的五音七律与人的五脏六腑、气候中的五时、哲学中的阴阳五行有一种神秘的配伍关系，根据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整体思维观，音乐完全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地域、用不同的音调，对不同的人体脏腑发生影响。久而久之这套配伍系统便在大量疗效实例积累的基础上相对固定下来，以后被载入典籍，成为定说。

音乐用于医疗养生是确凿无疑的，《黄帝内经》中就有明确记载：古之治病，凡移情换性者，可祝由而已。后世循《黄帝内经》路数沿袭下来，祝由一直被沿用。也就是说音乐一直在为人类的健康服务。当然祝由是与针砭同时存在的，直到现在针砭之用还在中医中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但是音乐的命运就有些不同了：先是当“𪛗”变成“𪛗”时，就说明当时的医学已经由巫发展到酒，也就是以酒为首的药用阶段，由植物、矿物、动物而来的药后来居上，把以语言、音乐、咒语为手法的巫医成功地边缘化了。药医占距了中心位置，和针灸一块儿成为中医药的主要手法。祝由虽还存在，但已是辅助手段和特殊手段。到此音乐为载体的祝由还未走到命运的终点，直到清朝中叶，因祝由与满蒙统治族群信奉的萨满教存在的文化冲突而被取缔，音乐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地位便被彻底清除。

这一次清除斩草除根，祝由彻底从中医体系中销声匿迹。以致进入21世纪后，许多中医业内人士也不知道祝由为何物，对音乐能否影响人体的健康，也闻之茫然。

好在祝由的薪火未烬，还有典籍和医书随时透露些许祝由的形影。学术界对祝由也不时予以关注，某些中医学者的研究论文时有发表。但总体来说，停留在学理钩沉阶段的多，致力于恢复和创新实用这一失传科目的少。

这也难怪，因为这一代学者即便是百年期颐的寿翁，也没有行走在那个祝由的年代。何况根本的原因是今人的知识结构与古人大异，以现代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很难穷尽中医的玄奥。

例如今天的学者在剖析祝由的医疗养生原理时，大部分采用物理学（生理）学说，以声音振频振幅来界说原理，也有一部分人在物理学说之外加进心理学元素，也说得通，并且是一个进步。是西方生物医学近年来兼容心理学等学科向社会医学迈进的影响所致。

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都能让今人所接受。但这些说法都有遗珠之感，似乎都没有触到祝由的本质，因为祝由的本质应该与中国文化最神秘的内核是自体结构。这个内核是什么，现代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对它认同呢？我一直认为这是今人通往古人最大的认知障碍。稍一不慎便被扣上伪科学与迷信的大帽子，迷信若再与封建沾边，就有了意识形态的嫌疑，其实封建是体制，迷信是信仰，这二者根本无法摆在一起，当初也不知是谁制造了封建迷信这顶桂冠。

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今天的人难以走进古人的认知世界，所以我们不能像古人那样亲自实施或亲身感受那时音乐对人体的作用。只能接受物理学原理和心理学投射的解释。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和追溯不会在这里停止，因为我已经预感到或者说直觉到由于文化血脉遗传的作用，在我的潜意识构成中保留了与我们祖先息息相通的文化基因。所以我们比起西方民族来更容易破译中华古老文化的谜团。退一步说即便不能全部破译，但无限的接近总是可能的。

人类史上大凡一种千年以上的文明，必有一个超越文明主体的支点存在。这个支点在经过大众的文化认可后逐渐成为后人的崇拜和精神追求，这就变成了人人都不怀疑的公理，公理是不需要求证的，它经过世代代的积淀后就成为一个民族的图腾或信仰。如基督教之上帝，如伊斯兰教之真主，如佛教之如来等无不如此。

信仰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强大的文化作用力，作用于信仰圈内所有人群的知识结构、性格化成，成为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的文化约范，进而形成相应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政教合一的民族或国家就会化作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政教分离者则会化为风俗和惯例以约定俗成，规范着人们的言语、行动、仪典及一切社会行为。信仰变成了人们的自觉自悟，化进了人们的内心律令，溶化进人们的血液，由自然人变成了持有信仰的社会人。

信仰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无法抗拒，是威力无比的软实力。在化成民族性格、铸造国魂民魂的伟大工程中，信仰是无法取代的。

在人类发展史上，信仰改变人，信仰塑造人，信徒为信仰而生死，已成为常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信仰改变了世界。

既然如此，当我们要对一件史实——例如音乐养生——进行寻根求源的解读时，不能不考虑到信仰。

中华民族历来奉行多神崇拜，没有统一的宗教。按说一个亿万人口规模的几千年古老民族缺少了宗教的凝聚是可怕的，搞不好就会成为人类的劫难。但中华民族却绵延了数千年文明，不但历经忧患朝代更迭而种族未